



甲辰龙年泉州民俗踩街活动是我市首次举办的“人来神往·泉州民俗节”重头戏，2月15日（正月初六）晚上举行。时隔20年，城里要举行踩街活动了！消息一出，街坊邻居们奔走相告。踩街对年轻人来说是陌生的，对中老年人是熟悉而久违的。

上世纪，市区踩街的主要路线多在中山路，因此，从小生活在中山路上的我尽可能追随每一次的热闹。每到踩街的前几天，大人们仿佛在迎接重大的仪式，茶余饭后都是围绕历次踩街的场景、阵头（参演团队）和人物的话题，也有某个大人在准备，他要参加单位或者街道的阵头。氛围就这样逐步营造起来，并且随着时间的临近越来越浓。

记忆中的老屋是砖木结构的房子，一到腊月，里里外外都得除尘，内墙用报纸糊上，顿时变了样，一股掺和着油墨的纸香直钻鼻孔。而靠街那堵沾满岁月风尘的门板就得仔细地洗刷，当混着洗衣粉的井水泼上去，刷子“沙沙”地将尘埃刷下，温暖的阳光照在湿漉漉的木板上，那一股淡淡的木香，好闻极了！年味，感觉好像就从那时开始了。

父亲托在大田工作的三舅买来木炭和杂木，而母亲则会于厨房外的小空地，支起柴火灶准备蒸糯米糕，她的手法熟练，仿佛在跳一段独特的舞蹈。

泉州市区相公巷巷口的那家国营副食品加工点，每逢过年总是熙熙攘攘，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，队伍排得长长的，有时甚至排到了南俊路。而我总被母亲差遣去排队，吃过

踩街琐忆

□姚鸣琪

最吸引人的是踩街队伍，一个接一个的阵头串联成了一条长龙。这条长龙有多长呢？不清楚，只知道中山路南北五里长，第一个阵头已经游到中山南路尽头时，最后一个阵头还在中山北路的中山公园等待出发。

各个阵头也是五花八门，音乐都是现场乐队演奏的，弦管、什音、笼吹、大鼓吹等是各个阵头的指挥和灵魂。表演者各显神通，踩高跷、拍胸舞、舞贡球、弄龙刮狮、火鼎公婆等轮番上阵；梨园戏、高甲戏、木偶等剧种的扮演是肯定



不能少的；展现当时生活状态的装扮和歌舞也穿插队伍里头。

在所有阵头里，我最期待的是水族群演：虾兵蟹将们翻滚腾挪，蚌精乌龟缠戏争斗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是希望那个蚌精的蚌壳要牢牢夹住乌龟的脑袋，千万不放开。其次就是壮观的舞龙，最令人兴奋的是龙嘴里要吐出烟花来，龙头翻动、火花四溅，好不威风啊！踩街夜，长长中山路上灯火交映，游行队伍里的表演者一个个英姿勃发，观众则如痴如醉、欢喜雀跃，满城的大人小孩要将火热狂欢持续到深夜。

旧日时光一晃而过。我在想，甲辰龙年正月初六的踩街，定会给泉州人带来一波又一波的回忆杀。

旧时光里的年味

□杨新榕

架，比脸盆稍大，宛如一个小型的城堡。环绕骨架外围的是一串串长长的鞭炮。“炮城”制作完毕后，会被悬挂在空旷的地方，大约有两层楼高。当游戏开始时，炮手们会点燃鞭炮，试图用鞭炮击中炮城。守城的卫士则是尽力阻止炮手的进攻。据传，当年郑成功在闽南操练水师时，他的部将洪旭为了提高士兵的战斗技巧而设计了这一游戏。通过抛掷鞭炮，士兵们锻炼了瞄准技巧和反应速度。数百年来，“攻炮城”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，更是闽台人们共同的记忆和情感的纽带。

春节期间，市工人文化宫里的游乐项目很多，都是免费供市民游玩的，比如钓鱼、套圈、猜灯谜、下象棋，还有高

甲戏、梨园戏等文化惠民节目……往住人还未到文化宫，远远就听见传来的歌声，印象中有张明敏的《我的中国心》、董文华的《望星空》，还有费翔的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《故乡的云》等等。百源清池上，小游艇在春风中摇荡，我被老爸紧紧拽着，远远站着欣赏。

逛了文化宫，再到亲戚家拜年，随后怀揣着压岁钱和糖、饼兴高采烈地回家……旧时光里的年味，历久弥新，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！



汉族火把节

□林荣国



山前村火把节(资料图片)

到晋江工作十多年了，早就听说有一项特殊的民俗活动——火把节，这是我国少有的汉族火把节，2020年入选泉州市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去年我曾到山前村深入了解火把节，最近得知，2024年2月18日，也即正月初九，那里又将举行火把节，让人不由联想“火龙”映照新年红红火火的场面。

火把节是彝族、白族等民族的古老传统节日，又被称为“东方的狂欢节”，不同民族举行火把节的时间也不同，“彝族火

把节”还被列入国家级非遗。火把节的来源，说法不一，但大体可知，与开启人类文明的火种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，是人们对于炎帝和火的记忆，是刻入中国文化基因的崇拜。

山前村东靠灵秀山，南卧白兔山。村民的祖先于明朝成化年间定居于此，至今已有近600年的历史。该村火把节

起源于清朝康熙年间，已世代沿袭300余年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村里经常发生自然灾害，村民为了祈福，发动全村人举起火把，伴着锣鼓声和鞭炮声绕村巡游。山前村在天香巡境中，不仅请出村里世泉宫供奉的保生大帝巡境，还擎着火把巡游。该村火把节早期名为“天香敬天公”，主要是依托世泉宫举行。以前每年正月初四，村里的代表齐聚世泉宫，通过“卜杯”的方式确定火把节期间的相关事宜，如火把节举行的时间，抬油锅、抬轿的人等等。火把节的日子，每年都不一样，但大体是在正月初一至十五之间。在活动举行前，家家户户提前扎火把，所需的原材料有黄草纸、细竹竿、铁线等。

早年，火把节分为三天——第一天，举行“竖旗”活动，村民往往只进不出，待三日之后才出村。第二天，也就是火把节当天，举行“祭天”，村民把祭品送到水尾宫敬神。火把节开始之后，伴有鼓音表演，各锣鼓队一边敲锣打鼓，一边在队伍行进时“对打”，看哪一方能更胜于对方，提升喜庆的氛围。在锣鼓队“鼓音对打”的热闹声中，全村男女老少手持火把，长长的“火龙”沿着村庄外环大道蜿蜒巡游，再回到世泉宫。之后，人们将手中火把集中堆放一起，围绕着火堆敲起锣鼓，庆祝火把节。

巡游后，每人会分得

一对红烛及一包红糯。回家后将红烛点燃于家中，意味着火把节的红火带回家中，祈求新的一年日子红火，并将红糯分与家人食用，意为和家人一起分享吉祥平安。第三天举行巡境，即用轿子抬村内供奉的保生大帝境主等巡游。

如今，火把节的仪式和内容也与时俱进，活动从三天浓缩为一天。从2012年开始，火把节定在每年正月初九的晚上。活动时长三个多小时。首先，世泉宫先举行一个祭祀祈福活动，有求保全境平安之意。随后，火把巡境，抬出世泉宫内的保生大帝巡游，再返回。最后，人们将手中火把集中堆放一起，形成一个大的火堆，环绕着庆贺。

对村民来说，火把节是一份割舍不去的乡愁，寄托了全村人对新一年的希冀。这一民俗盛会已经成为联结乡情、凝聚乡愁、传承文化的纽带。



小时候的除夕早餐

□陈瑞芬

食事



捏薯粉是惠安的美食之一，而最为地道的，应该是在黄塘、紫山两地。煮的过程没有放其他食材，只是在薯粉快熟的时候撒些炒熟的花生米，吃的是软糯带着嚼劲、原汁原味的薯香。滑溜的薯粉夹着香喷喷的花生米，一入口，味蕾全开。汤为大白菜、蒜苗、海蛎，或者少许虾仁，这是捏薯粉的标配。

“捏”念“kēng”音时，《辞海》释义为捣头、撞；念“qiān”音时，为“古牵字，引前也”。我觉得无论哪个读音，都符合这道美食制作过程的动作。

小时候的除夕早餐，几乎每家每户都捏薯粉。母亲固定在薯粉还

未加油前舀一碗起来，哥哥端着，拿个藤刷沾着去贴春联。等哥哥贴好春联过来，母亲煮的薯粉团也熟了。薯粉团从大锅里挖出来装入铝锅，放灶台上。锅底的薯粉锅巴尚未酥，小锅里温着菜汤。一家人各拿一个大碗，铲一块薯粉团，加半碗汤，捧着碗站在太阳下享受美食。

母亲走得有点早，后来近30年的除夕早餐，我家再不曾捏薯粉，只能眼馋别人的烟火。

捏薯粉最好用柴火灶，架上大锅，一锅6—8斤薯粉。有人家办喜事，午餐常是捏薯粉，有时候要准备两三锅，客人大老远赶过来为的是吃一碗薯粉团。薯粉泡水倒热锅里，开始缓慢地搅拌，等到水渐干，薯粉成团，搅的阻力加大，倒开水进去，拌均匀，盖上锅盖，煮一分钟。等水大开，掀开锅盖，滚滚白烟扑面而来，拿起专用木棍，开始迅速有力地“捏”，力度的匀称和臂弯的力道是这锅薯粉有没有嚼劲的关键。

这一过程中，需要不停地把锅底的薯粉团翻上来，把上层的带下去，需要捣和撞，让薯粉团均匀受热，不至于煮不熟。这过程是很费臂力和腰力的，而且不允许停顿，经常需要两三人在旁边轮流。

捏薯粉的木棍叫“薯粉槽”，长约90厘米，入锅的那一头是树杈的节，刨皮磨平如橡皮锤般，锤棍一体，既能加大薯粉的着力范围，也可以降低锅被戳破的风险。“薯粉槽”跟镰刀、柴刀一样，选用台湾相思树木材，结实耐用。

薯粉团煮成棕褐色，才是真的熟了。如果是陈年薯粉，煮熟后的颜色偏黑，口感也会略差。捏薯粉没吃完，不用进冰箱也能放个七八天，在风里风干，煮面线时切一块进去一起炖汤，比加肉还美味。办喜事人家，酒席上专用木棍，开始迅速有力地“捏”，力度的匀称和臂弯的力道是这锅薯粉有没有嚼劲的关键。

曾开车给县城的诗友送一小块喜事吃剩的薯粉团，对方欢喜得就像我给了鱼翅鲍鱼般。

这些年，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，想吃捏薯粉随时可以做，只是大部分家庭住的是套房，小锅小灶，很难施展开。幸亏老屋未曾坍塌，灶间勉强可用，几户人家约一下，你出薯粉，我买海蛎，她去地里摘菜。打来井水把锅清洗一下，老屋的灶火生起来，借根“薯粉槽”，一锅美味可慰一肚馋虫。孩子们就端着碗，坐在石椅上，吃一口吸溜一声，问：妈妈，年兜快到了，到时候还煮不煮？

泉州过年民谣

从正月初一到十五，泉州称为“过年”，要待过了十五，“年”才算过去了。

民谣云：
初一场，初二场，初三无娑娘（娑娘意为妇女，此日妇女鲜少上街）；
初四神落地（灶君从天上汇报回来）；
初五舀肥（旧时掏粪肥，农事开始）；
初六隔机（整理织布机，隔开经线与纬线，妇女们开始织布）；
初七七元（人日，取菜、果等七样做“七宝羹”）；
初八完全（年糕吃完了）；
初九“天公生”；

初十好食天（指天气寒冷宜在家饮酒）；
十一请女婿；
十二倒去觅（妇女再回娘家探望一下）；
十三吃糜配芥菜（糜即稀饭，连日吃腻了酒肉，改改口味）；
十四结灯棚；
十五上元丸；
十六“地妈”生；
十七“那怎生”（节日就这样过去了）。



瑞雪丰年

□郭培明

这个时候需要冷静
阅尽一年的春花秋月
盘点夏种冬藏的心血
不知有多少感慨可以重来
最好是来一场大雪
涂掉生活的芜杂章节
然后在田野上种满好运
铺一张纯洁的向往
用零度封存的热情
去酿造下一个四季飘香



扫描二维码欣赏更多专栏作品

